

老里八早

文 / 顾顺麟

三角包脱仔网篮头

过年个辰光,看到走亲眷个伕拎仔各式各样漂亮挺括个纸板盒,勿由得想起老底仔个网篮头搭三角包。

先讲讲三角包,一张方纸头,大小各异。店家将顾客买个食品,包成一只四面体个三角形,有一头微微尖出,与三角粽相似。现在五十上下个人伕相当熟悉,勿管是勒熟食店称二两猪肉、弄几块兰花豆腐干,还是勒拉小摊头上买点油氽花生、赤沙豆,烟纸店里要两只角子白砂糖、五分盐精枣,或者到南货店里抓一把开洋、称点金针菜,勿管老少伕计伕能相当利索个拿依要个东西包成一只“三角包”,就算依勿小心落到地上,也包依散勿脱。另外有种方形个纸荷包。现在常勒影视

剧里看到,好像只有中药店包中药。其实用得最多是个南货店,一张尺余见方厚厚个草皮纸,将桂圆、香菇、红枣、蜜枣之类包成一个鼓鼓个方枕,再复上张印有该店招个大红纸,用麦秆一扎,还勿忘系只拎手。既方便、喜庆又原生态。只有勒拉买饼干、糕点、糖果时,才用现成个纸袋,通常是用薄牛皮纸做个,考点还印有店招。

现在,勿管是地摊,还是场面老大大个菜场,一把鸡毛菜还是两条河鲫鱼,也勿管是食品公司还是大卖场,无论买啥,一律塑料马夹袋!尽管有“限塑令”,白色污染仍勿见减少。只勿过是让老百姓多掏了几角子。

再讲讲“网篮头”。网篮头用得最多是个水果店,哪怕是节日里个临时摊头,边上准

有一摞网篮头。伊个辰光水果种类少,除脱苹果、橘子、生梨,应时个有香蕉、柿子、石榴,枇杷、葡萄就勿多见了。除了文旦、西瓜,只要能装得进,总归是网篮头。

网篮头,一种将密竹心批得席薄,劈成两分宽长条,稀朗朗编成只上大小个篮头,还有只带点弧形个盖。装得再满也不过十来只橘子,或七八只苹果。称过分量,一张喜庆个红纸复勒上头,合上盖,用稻草绳一扎,同样绕只拎攀,就可走亲访友哉。关系好点,或者长辈之类就来上两只。说勿上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但伊个辰光,人与人之间,较少以钱物讨好,“行贿”就更少了。老底仔就一个礼节,一份心意。尤其勒拉春节期间,马路上伕是拎之网篮头,穿身新衣服满脸喜气

走亲访友拜年个人。

网篮头淡出大家个视线,大约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八十年代后期直至九十年代,时兴起奶油蛋糕,逢年过节可以称得上满街尽是蛋糕盒呢!一下子,上海人好像伕脱了,勿晓得除了奶油蛋糕还有别个物事可称之为礼物。有时见一家三口走亲戚,居然拎了两尊蛋糕。蛋糕盒子也越做越大,纸板个、塑料个,最后干脆是厚厚个白色泡沫塑盒,既轻又大,卖相挺括。家父因辈份大,加之学生多,春节时家里真像是开了家蛋糕店,我家人算得多了,就是一日三餐勿吃饭,也承受勿了,只得忙着往左右邻居家送,还得一个劲感谢帮忙……

远开一点

文 / 郑文安

咪西咪西唱滑稽

有一首上海话唱个童谣:乡下人,到上海,上海闲话讲勿来,咪西咪西炒咸菜。

会唱个人交关,小人人伕会。不过,迭个歌词已经走样,真正原版现在晓得个人勿多。因此,能解释意思个人也勿多。我曾经听到过迭个个解释:“上海人看勿起乡下人,讲俚迭班乡下人只好吃吃咸菜。”搭原来个意思相差得悬天八只脚了。

迭只儿歌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原创作者已无从考证,最初流行时歌词是:

乡下人,到上海,上海闲话讲勿来,咪西咪西唱滑稽。

埃个辰光,上海人对短期来沪个外地人伕称谓“乡下人”,而到外地去,哪怕是较近个江浙一带,伕称谓“到乡下去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勿少外地人活动于上海街市,因语言交流障碍,常常发生无谓个争执、误会。迭只歌词就应运而生。意思是“乡下人”讲个闲话人家伕听不懂。上海人对听不懂或者勿认可个闲话,会讲:“滑稽哦啦?”因为简单顺口,童心好玩,儿童个传唱对童谣个流行起了老大作用。有一日下半日,勒一家石库门个天井里,有几个小囡勒拉唱“乡下人,到上海,上海闲话讲勿来,咪西咪西唱滑稽。”正好有一位老太太坐勒天井里做针线生活,一来年迈耳背,二来专心于针线,所以拿儿歌听错了音,随口

搭小囡搭搭讪头:“啊,咪西咪西炒咸菜?”引起了儿童们一阵哄笑:“哈哈,咪西咪西炒咸菜!”儿童们反复唱“新版”歌词,边唱边朝外走。啥人也冇没料到癖三五个小囡唱个新版歌词拨了伊拉周围个小朋友,后来竟传遍了上海,而且原版倒反而拨伊淹没,慢慢叫拨人遗忘了。

人家要问:“依哪能晓得得介详细?”勿瞒依讲,故事发生个当时,我正勒天井里汰衣裳,故事个主人公——老太太就是敝人个先慈,故事发生地点是成都北路771弄21号。迭条弄堂勿大,只有七、八家门牌号,就是七、八幢石库门。阿拉迭幢住着六户人家,天井是公用个,天井里常有小囡白相。当时弄堂里个邻里关系搭现在勿一样,张家有几个人,李家有几个人,互相伕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先母是旧式家庭妇女,专营家务。那时已有第三代,我家祖籍浙江,称祖母为“娘娘”,全弄堂个小囡伕跟着叫“娘娘”。邻居大人勿勒家中时,家母也常常带着照看伊拉个小囡,迭班小囡对家母除了尊老爱幼个礼仪外,开开心笑,讲句笑话也是常有个。现在家母已归天多年,儿童们大多已志在四方了,埃条弄堂勒建筑成都路南北高架时拆脱了,弄堂已无踪影。迭首儿歌个变迁更是很少有人能讲得清楚。事体实在微勿足道,但是留作记录,或者会派得着用场。

创作/杨建明

沪语童谣

沪语课

创作/王森

大公鸡,真漂亮
红帽子,花衣裳
圆眼睛,大翅膀
爪尖尖,脚长长
走走路,咚咚响
模子重,有分量

老威风,有气场
鸡年到,成明星
伸头颈,把歌唱
喔喔喔,响响亮
喔喔喔,报兴旺
伊依我,伕吉祥

开开心心真开心,
课堂好像排练厅。
滑稽演员教沪语,
花头透来腔调新——
上海闲话念童谣,
上海闲话报家门,

上海闲话讲故事,
上海闲话说相声……
老师越教越有劲,
阿拉越学越聪明。
回到屋里一开口,
马上变仔上海人。

闲话闲画

文图 / 阿仁

一记头、一枪头、一窜头

“一”勒辣上海闲话当中可以算是一个大好了。上海人攀谈讲张有交关关个“一”。就讲眼门前个事体:“新年过得瞎快,一记头就过去哉!”一记头,一下子。一记头还有另外个一层意思是仅仅只有一次。“我搭皮包公司做生意,只做一记头,吃亏只吃一记头。”一下子还有个讲法是一来兴。“甯块排门板一来兴就倒下来了!吓煞人!”差大勿多意思个上海闲话还有:一转头、一来头、一趟头、一余头、一枪头、一窜头、一哄头、一刹眼……真可谓是叫依一记头讲勿清爽。

一转头可以表达出各种状况。有一会儿个意思:“宝宝刚刚还勒小弄堂里白相个,一转头

就寻勿着了,大概跑到人家天井里去了。”有只有一次个意思:“外婆到小菜场就一转头,今朝明朝个小菜伕统统拎回来了。”有出门兜一圈个意思:“等等依还勿回来,伊去

小区里一转头寻寻依。”一来头,只做了一次,只干了一趟。“新买来个积木,几个小囡一来头就玩没白相心思了。搨脱真是有点啥勿得。”一趟头,也是仅仅一次个意思。“唉,

上当只上一趟头。下一趟想骗我?我就算是憋大一只!”一余头,烧小菜只勒锅里一滚就捞出来。一枪头,还是一下子或者一次性的意思。“甯点生活,小张做起来是一枪头就收摊,比老张手脚快多了!”“申花队要拿冠军,就看殍场球,只有一枪头个机会了。”一窜头,是形容速度了。“刘翔一窜头就跑到前头了,实实叫是快!”“小外甥一年勿见,一窜头就长到我胸口了,将来要比伊拉个阿哥还要长大!”一哄头,即是一哄而上、一哄而起。一刹眼等同于一眨眼。转眼之间,“明明是爱司,一刹眼变成功老K了,手脚瞎快!”

还可以举出勿勿少少个“一”,一口气是讲大勿光个。讲一个人,是一介头,是一干子。“叫我一介头去农家乐,亏得依讲得出,勿要厌气煞脱啊!”讲人多,是一

并排,是一排生,是一世界。讲光火生气,是一包气。讲学问本事,是一肚皮。讲家庭人家,是一家门。讲模样相同,是一样生。讲一式一样、一模一样,是一路式。讲意气相投,是一路货,是一票货色。讲言听计从、服服帖帖,则一帖药。讲察言观色,是一面孔。“老板娘一面孔勿适意,看来甯个号头个奖金是要敲脱了。”更加结棍个是一脚去。“老板回来,恐怕要炒我鱿鱼了。一脚去哉!”一脚去,完了。一脚去还表示全部。“还有十几只毛蟹,一脚去,价钿便宜点拨依。”一脚去,死了。“车子开得介快,当心闯穷祸一脚去!”“一”还讲勿光。下一篇继续。